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22 年第 14、15 期 · 总第 782、783 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主要信息

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开始质疑全球化

德国经济前景黯淡

德国零售业出现自 1994 年以来最大跌幅

天然气、氢、氨，德国未来能源将来自哪里？

德国人也开始勒紧裤腰带？最糟糕的状况还没有到来……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2 年 7 月 11 日~8 月 10 日）

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开始质疑全球化

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开始视全球化为风险而非机遇。

《明镜》周刊委托民意调查机构 Civey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只有 35% 的德国人仍然视全球化为机遇，认为全球化对国家构成风险的受访者的比例则高达 61%。而就在五年前的 2017 年夏季，还有大约 60% 的德国人对全球化持正面态度，只有不到 40% 的受访者持负面态度。

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国人始终都认为，全球化是德国经济繁荣的重要源泉。但是，2017 年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美欧之间频频出现贸易摩擦；2020 年初开始的新冠疫情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感染潮，各国为控制疫情而采取的封控措施使国际供应链承压；2021 年秋季开始升级的俄乌摩擦引发欧洲能源危机，并不断推升物价。这接二连三的外部冲击对德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使大多数德国民众深切地感到不安，“全球化带来繁荣”的基本信念发生了动摇。

如果按照政党偏好进行细分，结果并不出人意料。

在处于政治光谱边缘政党，如德国选择党 (AfD) 和左翼党的支持者阵营中，全球化怀疑论者的比例特别高。不过，这些人并非是从这两年才开始怀疑全球化，他们一贯持这样的立场。

正是在那些曾经普遍支持全球化的选民群体中，人们的观点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联盟党的选民群体中，目前有 32% 的人视全球化为机遇，而五年前，这一比例高达 78%。在绿党和社民党的选民群体中，全球化支持者的比例分别从五年前的 70% 和 66% 跌至如今的 50% 和 38%。

(本文编译自《明镜》周刊网站 8 月 1 日的报道。)

德国经济前景黯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经济预测报告，调低了对 2022 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对德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也低于德国国内经济研究机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悲观和不确定”为标题来命名最新的经济景气报告。报告指出：最近几年，新冠疫情已经严重拖累了世界经济，近期又有一连串的危机使经济景气雪上加霜，比如高企的通货膨胀——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2022 年的经济发展愈发晦暗”。因此，该机构将 2022 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值从今年 4 月的 3.6% 下调至 3.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样也下调了对德国经济增长的预期：2022 年，德国只能实现 1.2% 的经济增长，2023 年的增长率还将进一步下降至 0.8%。而今年 5 月，该机构还预测德国 2022 年将实现 2% 的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分析德国经济的专家塞拉

松 (Oya Celasun) 指出, 拖累德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是供应链问题。德国企业订单满满, 但生产却跟不上。当然, 短期内, 天然气短缺是绝对的首要问题, 如果俄罗斯进一步限制对德供气, 德国经济将进一步受损, 通胀将进一步加剧。

2022 年第二季度, 德国经济几乎停滞不前, 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0.04%。瓦尔特-欧肯研究所所长费尔德 (Lars Feld) 表示, 几乎所有主要指标都表明, 德国的经济景气正在恶化, 目前的情况可能比 2008 年金融危机或 2020 年新冠疫情时更糟糕。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经济学家拉考 (Oliver Rakau) 认为, 德国很可能会在下半年陷入技术性衰退, 这意味着经济产出将连续两个季度出现下降。Ifo 经济研究所所长菲斯特 (Clemens Fuest) 则不排除德国再次成为“欧洲病人”的可能性, 因为天然气短缺、人口结构变化、数字化进程迟滞和外贸摩擦等因素叠加起来之后, 对德国将造成比对其他欧洲国家更大的影响。

多年来, 德国一直是欧洲的经济强国, 但就目前的成长数据而言, 德国处在欧洲最差的三分之一国家之列, 并在欧元区的四大经济体中垫底。2022 年 4 月至 6 月, 法国经济增长了 0.5%, 意大利增长了 1.0%, 居于首位的西班牙增长了 1.1%, 而欧元区的整体增长率为 0.7%。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 (IfW) 的经济研究员詹森 (Nils Janssen) 表示, 俄乌战争打响以来, 德国企业的商业预期出现断崖式下跌, 这预示着将出现经济衰退。2022 年 7 月, Ifo 商业景气指数已经下探至两年来的低点。

未来几个月, 以下 5 个方面的因素将对德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第一, 不断蔓延的能源危机。

目前, 俄罗斯向德国输送的天然气量只有合同约定数量的五分之一左右。据德国主要经济研究机构测算, 俄罗斯目前的供气量尚足够德国过冬。

虽然德国对俄天然气的依赖正在不断降低, 但这场能源争端已经对德国经济造成了损害。由于俄罗斯不断做出姿态, 表示可能中断对德的天然气供应, 天然气价格不断攀升。2022 年 6 月, 德国天然气的进口价格比去年同期高出 29.9%。

德国工商总会 (DIHK) 的一项调查显示, 有六分之一的德国企业因为能源价格过高而打算限产, 或已经限产。还有许多企业转而使用其他能源, 而这又推高了石油和电力的价格。

一旦俄罗斯完全停止向德国供气, 德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 如果俄罗斯完全停供, 今年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 1.5 个百分点, 2023 年将萎缩 2.7 个百分点, 2024 年萎缩 0.4 个百分点。而且, 只有在所有欧盟国家的集体努力之下, 才能避免发生天然气配给供应的情形。但显然, 很难指望欧盟国家在节能方面团结一致, 劲往一处使。

第二, 通货膨胀抑制了消费。

高昂的能源价格逐步传导至其他商品。尽管德国7月份的通胀率小幅回落至7.5%，但仍处于高位，高企的通胀使私人消费者的经济负担日益沉重。这使得私人消费这根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据估算，由于餐饮和文化消费受到抑制，德国的私人家庭在新冠疫情期间大约积累起2000亿欧元的额外储蓄。原本，随着封控措施的取消，人们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弥补性消费。但如今，由于预计能源费用将大幅上涨，日常生活成本也将上涨，人们的消费意愿受到抑制。德国《商报》研究部门编制的HDE消费晴雨表已录得历史低值。

第三，全球主要经济大国都面临经济下行的危险。

全球几乎没有哪个经济体像德国这样对全球经济形势极度敏感。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出口在德国经济产出中的比重高达47%。

目前，全球经济景气情况日益严峻。美国刚刚宣布第二季度出现技术性衰退，近期通胀率飙升至9%以上。而中国受到新冠疫情的拖累，不仅导致国际供应链出现问题，经济增长也有所放缓。对美国和中国的出口占到德国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

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这必定会影响到以出口为重要增长模式的德国。

第四，利率上行可能导致新一轮欧元危机。

2022年7月，欧元区的通胀率高达8.9%。虽然较美联储更晚采取加息措施，但在居高不下的通胀率面前，欧洲央行收紧货币政策也并不手软。在7月份的会议上，欧央行决定加息50个基点，这是欧元区十年来的首次加息。未来视通胀情况，欧央行还将进一步加息。

目前，欧洲的长期资本市场利率已经大幅上扬，对意大利等高负债国家来说，情况尤其严峻。意大利的负债率高达150%，债务额占到欧元区债务总额的近四分之一。自今年年初以来，意大利十年期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已从1%升至3%以上，有时甚至超过4%。

虽然欧央行宣布将涉及一种特殊工具定向购买成员国国债，这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市场情绪，但这并不能消除欧元危机卷土重来的阴影。希腊、西班牙、法国等欧元区成员国也都负债累累。

虽然德国由于过去几年的债务刹车政策，自身的财政状况较为稳健，但欧元区国家的经济金融危象也将威胁到德国，毕竟德国有60%的出口是流向欧洲内部市场。

第五，新冠病毒有可能卷土重来。

目前几乎所有的经济预测都基于一个关键假设：新冠病毒将不再全面卷土重来，各国也将不再实施任何广泛的限制措施。但其实目前新增感染人数仍然居高不下，如果秋冬季疫情卷土重来，又将给经济带来巨大压力。

（本文编译自“德国电视一台”网站7月20日与26日的报道以及《商报》网站8月1日的报道。）

德国零售业出现自 1994 年以来最大跌幅

低迷的经济景气状况也没有放过德国零售业。2022 年 6 月，德国零售行业的销售额出现 28 年来的最大同比跌幅。

联邦统计局近期数据显示，6 月份德国零售业的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 8.8%，同比跌幅创自 1994 年以来的新高。跌幅最大的品类是家具、家用电器和建筑材料，销售收入同比下跌超过 16%。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 8.8% 的跌幅是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净值，如果按照名义值计算，6 月零售业的同比跌幅只有 0.8%。这两个数值之间的巨大差异充分体现出零售物价的巨大涨幅。

GfK 研究机构的消费研究人员指出，高通胀正在抑制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尤其是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正日益削减其他采购的预算。据亲工会的宏观经济和商业周期研究所（IMK）的计算，德国家庭的确因封控措施而在新冠疫情期间积累了大量额外储蓄，但主要集中于中高收入者，面对日益高企的能源和食品价格，低收入家庭并没有资金储备，他们不得不立即削减其他方面的消费。

从环比数据来看，2022 年 6 月零售业销售额较 5 月下降 1.6%。联邦统计局在发布数据时称，物价变化对消费环境造成了显著影响。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研究员詹森表示：“通胀正在遏制经济增长的最大希望——消费。”

但高通胀显然还将持续，在短期内还看不到转机。7 月份，德国的通胀率小幅下降至 7.5%，但仍处于高位。

今年 6 月，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曾预测 2022 年德国私人消费将实现 3.4% 的增长。现在看来，这个增幅不太可能实现。但即便实现上述增幅，私人消费也只能弥补疫情所造成消费萎缩的一半左右。

相应的，德国消费者信心也跌至谷底。2022 年 8 月初，HDE 消费晴雨表大幅下滑 2.94 点，创下 86.56 点的历史新低。由于未来经济的巨大不确定性，民众的预防性储蓄意愿明显增强。

（本文编译自“德国电视一台”网站以及《商报》网站 8 月 1 日的报道。）

天然气、氢、氨，德国未来能源将来自哪里？

德国不仅需要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还需要摆脱对所有化石燃料的依赖。替代能源的价格是否负担得起？它们又将如何运抵欧洲？

阿尔及利亚将是一个完美选择。这个国家在地理位置上可谓近在咫尺，拥有巨大的天然气储量，甚至还有通往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管道。阿尔及利亚有可能成为席卷欧洲的能源危机的赢家，它只需要增加产量，就皆大欢喜了。阿尔及利亚人将从高企的天然气

价格中受益，而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终于又能摆脱掉一点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位于红褐色沙漠中央的哈西鲁迈勒气田拥有巨大的天然气厂，它的规模在非洲数一数二。这是一个由 11,000 吨钢材、36,760 立方米混凝土和 25,000 吨管道建造起来的庞然大物。天然气通过管道输送到地中海沿岸，然后再从那里输送到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欧洲近 13% 的天然气进口来自阿尔及利亚。人们刚刚在哈西鲁迈勒附近发现了一个新的储气层，将从今年 11 月起开始开采天然气。据估计，阿尔及利亚有一半的气田尚未开发。

阿尔及利亚可以成为德国新的能源战略的基石——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可以终结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另一方面，有朝一日，天然气将会被利用太阳能制取的绿色氢所取代。为了满足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工业对能源的巨大需求，必须同时考虑到这两个方面。因为有一点很清楚，即使未来每一块地里都装上风力发电机，每个屋顶都有太阳能系统，德国也仍将是一个能源进口国。现在有 46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需要寻求替代，这个能源量大约相当于为 2000 万户独栋住宅供暖一年。

但对于提高产量，哈西鲁迈勒气田的经营者却非常谨慎。因为如果想要显著提高产量，就必须进行长期投资。哈西鲁迈勒气田短期内无需额外投资就可以增加的那部分产量已经承诺给了意大利。如果德国想要阿尔及利亚供气，就必须签订长期合同，这样才值得气田经营者进行长期投资。在过去几年中，当来自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灌满了欧洲的储气罐，做这样的投资并不划算。

阿尔及利亚并不完全是投资者的天堂。这个国家的国家结构不透明，官僚作风臭名昭著，项目有时可能需要两倍于原计划的时间。国家部委的部长们几乎没有发言权，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幕后的军事将领们手中。过去，因为有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欧洲对阿尔及利亚并不感兴趣，但现在，欧洲人，尤其是渴望天然气的德国人就必须要在阿尔及利亚解决现实问题。

2020 年，一项新的法律生效，简化了外国投资者的准入。现在，有关修建第二条通往意大利的输气管道的计划也已经在讨论中。阿尔及利亚希望意大利成为从非洲到欧洲的天然气出口中心——当然是由阿尔及利亚供气。由于阿尔及尔和拉巴特之间的争端，一条经由摩洛哥通往西班牙的输气管道处于停滞状态。阿尔及利亚现在通过另一条管道将天然气直接输送到西班牙，这样摩洛哥就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在阿尔及利亚，由于年轻人口不断增长，天然气的消费量也在增长。目前，阿尔及利亚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推动当地电力生产向替代能源转向——这将释放更多的天然气资源用于出口。

但这一切都需要数年时间，德国可能没有这个时间。北溪 1 号管道关闭进行日常维护之后，虽然又开始恢复供气，但没有人知道普京打算供多少气，是否足够德国撑过下一个冬天。企业咨询公司 BCG 的一项研究表明，德国可以在 2023 年冬季之前完全摆脱对俄依赖，从俄罗斯以外的来源获得足够的天然气满足自身需求。但要做到这一点，德国就必须进口大量液化石油气并充分利用一切节约能源的可能性。德国等不及阿尔及利

亚，或者埃及，虽然近期已经与其达成协议。或许解决方案还是在美国，在有着潮湿沼泽的路易斯安那州，在墨西哥湾的亚瑟港附近？美国天然气公司 Cheniere 在那里经营着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终端。

液化天然气是德国在冬天可靠取暖的希望。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克萨斯州之间的边境地区掀起一股天然气热潮。目前，Cheniere 生产的 75% 的液化天然气被运往欧洲。一年前，这个比例只有目前的一半。

不久前，美国的天然气工业还很不受欧洲待见，德国尤其不想与它有任何瓜葛：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政府都曾想要阻止俄罗斯北溪 2 号管道的建设和使用，这被认为是彻头彻尾的保护主义，为肮脏的美国页岩气行业牟利。现在，情况变了。

不幸的是，德国对液化天然气的新需求与联邦政府的能源转型并不完全匹配。与陆路运输的天然气相比，液化天然气产生的二氧化碳更多，因为它需要用油轮运输，驶过半个地球。而终止于萨宾山口的管道来自落基山脉以东的各个地方——宾夕法尼亚州或德克萨斯州西部的页岩气产区。那里的生产商仍然不愿投资新井和管道。许多公司在新冠疫情期间因天然气价格暴跌而破产。

这种情况应该很快就会改变。行业咨询公司 Rystad Energy 的分析师预计，到 2030 年，美国液化天然气行业的产能将翻一番。液化天然气销售商 Pintgen 还预计，如果天然气价格保持在近几个月的创纪录价格附近，该行业将再次迎来投资热潮。

美国页岩气行业很清醒地认识到，对欧洲人来说，这只是一种过渡性能源，并非欧洲未来的长期解决方案。Cheniere 主要的长期客户都在亚洲。Cheniere 的这些在日本和韩国的客户目前正在将大量液化天然气转运到欧洲，因为那里的价格较高。Pintgen 认为，如果有一天欧洲不再需要液化天然气，油轮就会驶往相反的方向——完全无需回航。亚洲国家通常用液化天然气取代煤炭，因此存在长期需求。

欧洲能源需求总量的八分之一通过鹿特丹港这个物流中心到达欧洲大陆：石油、天然气、煤炭。未来，以气候中性方式生产的大量绿色氢也将运抵这里。至少，雄心勃勃的荷兰人就是这样计划的。他们的新目标是成为欧洲的“氢能枢纽”。他们对此已经有非常具体的计划。

未来几年将在这里建造多达 7 个所谓的氢终端：为来自世界各地装载着的货轮绿色氢或绿色氨的运输船只提供泊位，氨通常在运抵现场直接被转化为氢。为此，将建造四个电解氢工厂：每个工厂的规模至少是目前欧洲最主要生产设施的 20 倍。大部分氢将通过数百公里长的管道向东输送，输送到德国。

鹿特丹计划到 2050 年形成年处理 2000 万吨氢的能力，其中近三分之二用于出口，大部分将供给大量需要能源的邻国德国。鹿特丹是否能实现这样的目标，目前并不能确定，但至少他们已经有了清晰的愿景，有了合作伙伴，而且已经开始着手推进。汉堡和其他德国港口还远远没到这一步，尽管德国工业比几乎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迫切地需要氢。因此，如果有朝一日进入氢能时代，鹿特丹很可能将成为德国的能源中心。

鹿特丹港经理提醒人们，不能低估氢的运输量。目前，每年约 1 亿吨原油通过鹿特丹这个欧洲最大的港口运输。如果其中的一半用氢来替代，按照等值能量换算，这相当于 2000 万吨氢。

计划中的通往德国的输氢管道将直接建在现有的从鹿特丹经芬洛到杜伊斯堡、科隆和路德维希港的输油管道旁边或上方。这条能源走廊是几十年前布局的，无需规划全新的路线，无需购买地产，审批程序可能也不会像建造一条新走廊那样耗时。目前计划在 2027 年完成从鹿特丹通往德国的氢气管线。

鹿特丹港和 69 个产业界的合作伙伴希望到 2030 年能为欧洲提供 460 万吨氢，其中 400 万吨来自海外。这意味着一天大约需要有三艘运氢船到港。为此，全球需要数倍于现在的运送氨和氢的船只。

氢能是德国是否能够彻底摆脱天然气的关键所在。这不仅仅是对俄依赖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是否能实现气候目标以及如何重塑德国这个全球重要经济体的能源结构——既要满足产业对能源的巨大需求，又要实现二氧化碳中性。

德国为此所需要的氢能的量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生产的。除了美好的愿望和数千亿欧元的投资外，这首先需要能够生产和出口绿色氢能并愿意转变其能源产业的国家。

一些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国家，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走在了探索氢能的道路上。阿联酋有近 1000 亿桶的原油储量，全球排名第八，天然气储量近 6 万亿立方米，排名第九。这使得阿联酋成为颇受欧洲青睐的伙伴。今年春季，德国的联邦经济部长哈贝克（Robert Habeck）来到阿拉伯半岛寻找能源供应。在来到阿联酋之前，他先去了卡塔尔，希望从卡塔尔获得更多液化天然气。

卡塔尔完全致力于化石燃料，而阿联酋则表现得与邻国不同。虽然，阿联酋目前仍主要生产石油和天然气，但在德国面前，这个国家希望超越自己有限的自然资源，成为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未来合作伙伴。按照计划，到 2030 年，德国 25% 的绿色氢能将产自阿联酋。阿联酋还希望能围绕氢能的生产、转化、存储和运输建立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阿联酋雄心勃勃的计划并非空中楼阁，两三个月后，第一批氨就将运抵威廉港。这批氨是由所谓蓝色氢制成的，也就是从天然气中获取的氢，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被捕获并封存于地下。阿联酋计划在不远的未来用太阳能生产氢。

西门子能源等德国企业已经与阿联酋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因为这里有充足的阳光和空间，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场就建造在这里。这里生产太阳能电力的成本仅 1.34 美分/千瓦时，低于全球任何其他地方。以这样的电力价格，氢能生产将是能够盈利的。一旦形成商业规模，氢能将能够在驱动经济运转的同时保持气候中性这个重大目标。

但为了解决能源的燃眉之急，德国的注意力其实仍然集中在石油和天然气这样的传统化石能源上。德国的油气勘探开发公司 Wintershall 正在建造十个人工岛来扩大巨大的 Ghasha 气田的产量。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ADNOC 将投资 1320 亿美元进行勘探。

在德国，绿色氢能曾被认为是能源转型中的“香槟”：太贵、难以获得、可能的用途太少。但自乌克兰战争以来，这种观点发生了变化：德国工业必须尽快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但高炉、玻璃厂和水泥厂无法像汽车那样使用电力。为此，欧盟也提出了具体目标：到 2030 年，欧盟应该有 2000 万吨绿色氢，这是之前目标数量的两倍。这其中的一半必须进口，因为欧洲缺少绿色电力和电解槽。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因为距离遥远而几乎没后被视为欧洲的能源合作伙伴：一艘货轮从澳大利亚东部的格莱斯顿行驶到鹿特丹需要 55 天。不过，一项德国-澳大利亚联合进行的可行性研究得出的结论驳斥了这种看法：澳大利亚到欧洲的运输成本并不算高，它仅占到总成本的 5% 到 7% 左右。因为澳大利亚生产廉价绿色电力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它拥有数千公里的海岸线、充足的阳光和风力。澳大利亚利用可再生能源制备氢能潜在产能的 4.5% 就足以满足德国目前的全部初级能源消耗。

德国的未来还在于像吉布森岛这样的地方，这是一个距离港口城市布里斯班市中心 15 分钟车程的工厂。2024 年夏天，这里将首次以工业规模生产绿色氢，使用的是用风能和太阳能而非化石能源制备的氢。这将是全球首秀。

在投产的最初几年，这里每年将生产约 75,000 吨氢，它们将就地被加工成氨。若干年后，吉布森岛工厂的产能将达到每年 40 万吨绿色氢。其中大部分将通过船只出口到欧洲，直接供应给化学和食品企业，或者转化为纯氢后供应给钢铁或水泥行业的客户。第一家客户已经确定：德国化学集团 Covestro（科思创）。

两年前，德国工业界发现澳大利亚有可能成为绿色氢能的主要来源地。2020 年 12 月，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和德国国家工程院（Acatech）的科学家与澳大利亚合作伙伴共同创立了 HySupply 项目，以促进两国之间的氢能合作。德国人已经认识到自己必须抓紧时间，以免亚洲国家，尤其是日本和韩国，抢走宝贵的生态氢资源。德国的优势在于：德国在电解槽生产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没有蒂森克虏伯、林德和西门子能源的技术，澳大利亚也成不了大事。

世界上最大的氢能项目之一——亚洲可再生能源中心目前正在西澳大利亚海岸边的皮尔巴拉地区进行建设。建成后，那里每年将耗费 26 吉瓦使用风能和太阳能所发的电力生产 160 万吨绿色氢，电解槽产能为 14 吉瓦。相比之下：新联邦政府设定的目标是，到 2030 年在德国安装 10 吉瓦的产能。

新氢能热潮的代表人物是福雷斯特（Andrew Forrest）和他的企业 Fortescue Future Industries (FFI)。在过去的 19 年中，这位前股票交易员和业余拳击手在肮脏的采矿作业中赚得盆满钵满，成为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大亨和最富有的人之一。他被称为能源界的马斯克：口无遮拦、承诺响亮、乐于采取行动，不会因任何担忧和阻挠停下脚步。

Forrest 现在希望使自己的企业成为能源转型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2020 年，他创立了 FFI，现在是全球氢能业务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与铁矿石一样，FFI 希望从根本上降低绿色氢的生产成本——规模是其中关键。该公司宣称，欧洲可以用澳大利亚的绿

色氢全面替代俄罗斯的化石天然气。到 2030 年，仅 FFI 每年就可以供应约 1500 万吨绿色氢。

然而，为了实现这个产量，到 2030 年，该公司需要约 150 吉瓦的电解槽产能和 450 吉瓦由风能和太阳能生产的电力。许多业内人士认为，即使在澳大利亚，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一点上，FFI 的确与特斯拉有些相似。

3 月底，FFI 与能源集团 E.ON 签署了每年向欧洲运送 500 万吨绿色氢的意向声明，2024 年就将以 20 万吨绿色氢的形态向欧洲供应第一批氢。福雷斯特本人亲自前往柏林参加了公告仪式。但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未签署正式合同。

从这里就能看出，尽管氢能市场火热，但仍然存在巨大痛点。E.ON 必须首先在德国工业界找到买家。这并不容易，主要是因为没人知道未来一公斤绿色氢的价格会有多高。目前，绿色氢比用传统用天然气制备的氢便宜——这是由于目前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创纪录的高价。然而，供应合同通常为十年，到那时绿色氢可能又会比天然气制备的氢贵得多。还有一个问题是，欧盟委员会至今都没有给出绿色氢的明确定义。

如果没有固定客户，澳大利亚的许多目前可能将只能流于纸上谈兵，而没有充足的供应，就难以形成长期有效需求，这是一个经典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联邦政府希望通过一种资助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即通过拍卖将世界各地的绿色氢生产商和德国客户拉到一起，并提供 36 亿欧元用于抵消绿色氢与化石能源生产的氢之间的价格差异。这项名为 H2Global 的计划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启动。

不过，德国还没有为氢能革命做好准备。德国缺乏相应的基础设施，例如储运液氢的港口终端、可以将其转化为氢的工厂、运输管道。联邦经济部长哈贝克现在要在液化天然气终端、运输船舶和管道上投资数十亿美元，而非投资氢能网络。所以，在氢能方面，德国现在只能寄希望于鹿特丹港。

（本文编译自《明镜》周刊网站 7 月 24 日的报道。）

德国人也开始勒紧裤腰带？最糟糕的状况还没有到来……

最近，老牌经济优等生德国遇到不少麻烦——能源短缺、物价高涨、通胀飙升等纷纷来袭。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德国 2022 年 5 月的通胀率为 7.9%，创下两德统一以来的新高。

5 月的进出口数据更是“吓人一跳”，传统制造业强国和出口大国德国出现了 30 多年来的首次货物贸易逆差。

德国联邦统计局认为，能源产品价格上涨依然是导致高通胀率的主要因素，供应瓶颈和新冠肺炎疫情同样推高了通胀水平，而德国政府采取的能源价格减负措施作用有限。

01 高通胀致民众生活艰难

当前的俄乌冲突无疑给德国经济带来严重冲击。对德国来说，俄罗斯与乌克兰不仅是近邻，也是能源、粮食、金属等诸多重要商品的主要进口来源地。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军事行动和欧盟不断升级的对俄经济制裁严重破坏了原本的国际贸易秩序，经贸环境不确定性升高、能源短缺、供应链瓶颈等大幅推升了物价。

涨幅最为惊人的是能源价格——与 2021 年同期相比，轻质取暖油的价格上涨了近 95%，柴油上涨了 46%，液化气上涨了 113%。食品价格的涨幅也颇为可观——动植物油的价格平均上涨 53%，面粉涨价 28%，鸡蛋涨价 25%。有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德国消费者所感知到的物价上涨幅度约为 18%。

面对短缺和通胀，德国人现在不得不量入为出。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说，自己如今把淋浴时间控制在 5 分钟内，并号召民众节省能源，节俭度日。

4 月底的一项调查显示，81% 的德国人已经开始削减开支。削减开支的方式包括减少外出就餐和去影院观影（45% 的受访者）、减少购买衣物（40%）和减少度假（33%）。而且除了这些享受型消费，在用电、交通出行、购买食品和日用品等基本生活开支上，德国人也开始勒紧裤腰带。

在另一项调查中，有 1/4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财务负担“重”或“非常重”。实际上，由于价格传导的迟滞性，目前的零售价格还没有完全体现出上游原料的价格涨幅。而当秋冬采暖季到来时，消费者或将更深刻地感受到燃气和电力价格暴涨导致的切肤之痛。最糟糕的状况还没有到来。

02 经济衰退或难避免

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使德国的贫困率和贫困人口增幅均创下两德统一后的新高。2021 年末，有 1380 万德国人陷于贫困，约占德国总人口的 16.6%。如今，新一轮的严峻考验已然到来。

首先，通胀会加剧贫困人群的困境。德国的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确会根据通胀水平变动而进行调整，但只在每年初进行一次，而且在计算时会追溯过去较长一段时间的价格变化趋势。在价格变化平稳的时期，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在出现剧烈通胀的情况下，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涨幅就会严重滞后于物价涨幅，使本来生活就已捉襟见肘的贫困人群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

其次，通胀会将经济拖入衰退的泥淖，从而使更多人陷入贫困。

目前，高涨的物价侵蚀了民众的购买力，不确定性也大大增加，德国私人部门投资信心低迷，6 月底出炉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更是创下数十年来的新低。持续两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给德国的公共财政带来巨大压力，靠增加财政开支来拉动增长的空间十分有限。

飙升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也使德国的出口承压，德国因此 30 多年来首次出现商品

贸易逆差。拉动经济增长的所有“马车”如今都陷入泥淖。2021年，德国经济增长率为2.9%，基于当前情况，今年的增长预测已下调至1.5%。如果能源供应情况进一步恶化（假如下半年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彻底断供），德国今年的经济产出甚至可能出现两位数的萎缩，从而陷入深度衰退，并危及超过500万个工作岗位。

最后，失业潮将对德国庞大的社会中层造成严重冲击。勤奋工作、追求稳定的社会中层从来都是德国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的重要中坚，中层的跌落再加上底层的绝望，将撼动德国“橄榄型社会”的稳定性。有专家因此发出警告：要警惕德国“从底层解体”。

为应对来势汹汹的通胀，德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纾困措施来改善民生，比如降低汽柴油的税率、推出低价车票、为特定人群发放临时性补贴等，并考虑为能源设置最高限价。

但是，补贴只能暂时性改善民众的购买力，无法抑制通胀，而人为地平抑价格，近乎饮鸩止渴。目前价格上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物资短缺，减税压价会因为刺激需求而使价格很快攀升至原来甚至更高水平。同时，设定价格上限会牺牲企业盈利，影响商品的供给，从而进一步加剧物资短缺。

更令人担忧的是，物价可能会在高位固化并引发所谓的“工资-价格螺旋式上升”——为应对通胀，企业提高员工工资，工资上涨进一步推高生产成本与商品价格，从而导致工会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

为此，德国总理朔尔茨希望与劳资双方——工会和雇主协会共同协商，商议“如何在不给雇主增加过多负担及加剧通胀风险的情况下改善雇员的财务状况”。但此举不仅没有得到劳资双方的积极响应，舆论也是一片质疑：人们对联邦政府竟拿出1967年就被弃的陈旧措施而感到震惊。更何况，政府不干涉劳资双方的工资谈判是德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

03 出路在何方

可以看出，德国政府现在很难拿出抑制通胀的有效政策，最多只能尽量减轻其导致的后果，并且更公平地分配损失。面对高通胀，只有欧洲央行有能力重拳出击，因为它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来强有力地抑制通胀。

欧洲国家目前出现通胀问题的背后，无疑也存在货币因素——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开闸放水，过剩的货币为当前的通胀推波助澜。回顾40年前的石油危机时期，人们做了种种尝试来抑制通胀，最终还是选择央行大幅提高利率这一方法。现在，欧洲央行已经宣布在7月加息25个基点，这是其自2011年来首次加息。

有评论认为欧洲央行出手太晚，加息幅度也过于温和了。但必须看到一点：欧洲央行不仅要像其他央行一样，在“控通胀”和“保增长”之间谨慎权衡，而且还要面对欧元区成员国之间仍然存在的巨大经济差异。

过高的利率会给已经债务高企的成员国带来财政压力。最近几周，意大利国债与德

国国债的利差不断扩大，市场上已经开始出现“新欧元危机”的说法。因此，担心欧元区凝聚力的欧洲央行仍是自己的囚徒，无法与通胀这个幽灵放手一搏。

除货币外，全球化的退潮其实是隐藏在此次通胀背后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鼎盛时期，开放经济体几乎从未有通胀肆虐，因为无论是能源、原材料还是产能，一旦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现短缺，就一定会有其他地区前来补缺。全球竞争确保了长期低廉的价格。在低通胀时代，企业和国家都能以低成本进行投资。全球化虽然助长了投机和贪婪，增加了金融风险，但也让通胀难以肆虐，从而保障了繁荣与增长。

在过去几十年中，德国是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两德统一以来，德国的国际贸易额几乎翻了两番，人均净收入增长了近 50%。但德国“进口低价原材料，加工出口高附加值商品”的增长模式严重依赖开放的国际市场——依赖能稳定供应低价原材料和中间品的采购市场，依赖有购买力的广阔销售市场，依赖高效可靠的国际物流。

因此，当前的供应短缺和物流阻滞无疑给德国带来了尤为深重的打击，不仅在短期造成严重通胀，而且动摇了德国的长期增长模式，为其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敲响警钟。

可以看出，就德国最近遭遇的经济问题而言，面临的能源和原材料短缺问题是导火索，欧元区的结构性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货币过剩则是助燃剂，而在全球化渐渐退潮的过程中，炸药一点一点被埋下。

金融危机、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地缘冲突……各种因素造成世界贸易在 2008 至 2019 年间萎缩了近 5%，全球投资在 2016 至 2019 年间减少了一半。世界银行预计，俄乌冲突将导致世界贸易至少暂时性萎缩 1%。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已经逝去。

近年，“摆脱依赖”“战略自主”已成为德国和欧洲政界的流行词。对深度嵌入国际产业链并享受了数十年繁荣果实的德国和欧洲而言，如何在后全球化时代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以求“独立而不自我孤立、自主而非自给自足”，的确是重大而紧迫的挑战。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2 年 7 月 11 日~8 月 10 日）

7 月 12 日 欧元兑美元 20 年来首次跌破 1 美元。这是自 2002 年以来，欧洲共同货币首次与美元等值。欧元区对经济衰退的敏感性被认为是欧元下挫的原因。

- 欧洲经济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景气指数下跌了 25.8 点，跌至-53.8 点，为 2011 年 12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7 月 15 日 德国计划再向受乌克兰局势影响严重的摩尔多瓦共和国提供 7700 万欧元援助。

7 月 17 日 德国新冠疫苗过剩，约有 400 万剂新冠疫苗等待被销毁。

7 月 18 日 德国外长贝尔博克和德国总理朔尔茨先后表示对俄罗斯的制裁将是长期的，不会取消或放松制裁。

7月18-21日 彼得斯贝格气候对话会议在德国柏林开幕，会议重点聚焦气候适应、气候融资等问题。德国总理朔尔茨在会上警告称，不要让化石燃料重新兴起，并承诺德国仍将坚持其气候目标。

7月20日 德国联邦劳工局数据显示，2021年德国东、西部地区的工资差距为619欧元，这个差距正在逐年持续缩小。德国男、女性工资差距为373欧元，也在逐年持续缩小。

7月21日 欧洲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加息50个基点，将目前处于历史低点的-0.5%的存款利率提高至零。这也是欧洲央行11年来的首次加息。

7月22日 德国联邦政府、德国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商Uniper以及其大股东芬兰能源公司Fortum已达成一致：德国政府将增持Uniper公司的30%股份，芬兰大股东的股权份额从80%下降到56%。

● 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税收同比增长了17.5%。

7月25日 截止今日，德国的乌克兰难民已经超过91.5万。

7月26日 斯洛文尼亚总理罗伯特·戈洛布（Robert Golob）上任后首次访问德国。两国总理希望共同找到摆脱能源危机的出路。戈洛布呼吁加强欧洲境内天然气管道和长途输电线路的建设，推动欧洲的绿色转型。朔尔茨表示，要尽全力降低对能源供应的依赖性，扩大风电和光电的生产规模意义重大。

7月27日 8月德国消费者信心先行指数再创新低，为负30.6点，环比下降2.9点。经济前景、收入预期和购买倾向三项指标均环比下降。

8月4日 2021年德国贫困人口数量约为1300万，占总人口数的15.8%，较去年16.1%的比率，德国贫困人口状况趋好。

8月8日 2022年德国难民安全状况趋好。今年上半年，当局记录了424起针对来德国寻求庇护者的袭击，比去年同期减少了约四分之一。

8月9日 德国与卡塔尔的天然气谈判陷入僵局。卡塔尔表示，要在2026年之后，卡塔尔才有多余份额的天然气可以分给德国。短期内没有一个国家能取代俄罗斯的天然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做到这一点。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22年8月10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朱宇方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